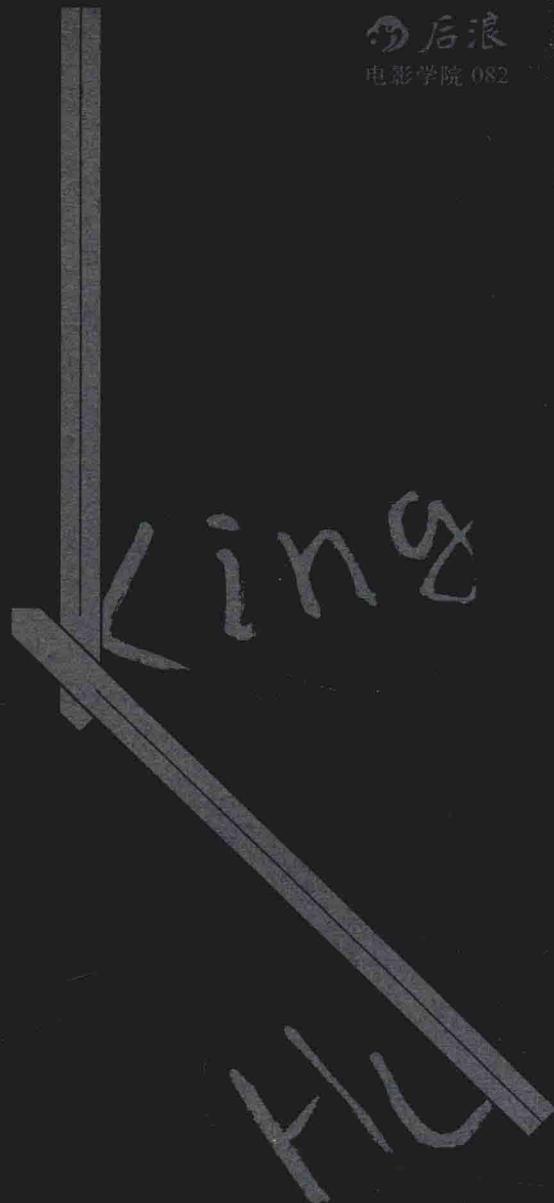


后浪
电影学院 082

作武胡金铨 法侠电影



A Touch of
King Hu

胡金铨——述

[日]山田宏一 宇田川幸洋——著

房河 马宋芝——译

A Touch of
King Hu

胡金铨 武侠电影 作法

胡金铨——述

[日]山田宏一 宇田川幸洋——著

厉河 马宋芝——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金铨武侠电影作法 / 胡金铨, (日) 山田宏一, (日) 宇田川幸洋著; 厉河, 马宋芝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10

(电影学院)

ISBN 978-7-5502-5253-0

I . ①胡… II . ①胡… ②山… ③宇… ④厉… ⑤马… III . ①功夫片—电影评论—中国 IV . ①J9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1694号

KING HU BUKYO DENEI SAPPOU

by King Hu, Koyo Udagawa, Koichi Yamada

Copyright©1997 Soshish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oshi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oshi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Ginkgo (Beijing) Book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北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胡金铨武侠电影作法

著者: 胡金铨 (日) 山田宏一 (日) 宇田川幸洋

译者: 厉河 马宋芝

选题策划: 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统筹: 吴兴元

编辑统筹: 陈草心 特约编辑: 陈一凡

责任编辑: 刘凯 封面设计: 彭振威

营销推广: ONEBOOK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80千字 690×960毫米 1/16 22.5印张 插页3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5253-0

定价: 49.80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前　言

本书是为了给香港及台湾电影巨匠胡金铨导演编写一本自传，而以访谈的形式将其经历及他对作品的论述记录而成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取代了上海，被誉为“华语电影的好莱坞”，并成为东南亚的电影中心。胡金铨就是建立香港（包括台湾）国语片黄金时代的导演之一。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李小龙崭露头角和后来成龙等明星的崛起，功夫片热潮蔓延全世界。功夫片与武侠片息息相关，而造就武侠片的兴旺的，亦是这位名匠胡金铨。据说李小龙生前，一直祈望和这位导演一起拍片。

国际影坛介绍他时，借用“世界的黑泽明”这个叫法，把他称作“香港的黑泽明”，他亦因此为人所认识。

我们在考虑了这种电影史上的和媒体惯用的评价后——虽然胡金铨的作品并不一定是动作片和武侠片——将本书的书名唤作《胡金铨武侠电影作法》。而且，就像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的片名一定会有另一个英文名那样，我们借用胡金铨导演其中一部名作“A Touch of Zen”（《侠女》）的片名，加上了英文书名“A Touch of King Hu”。

文中开首的“○”代表发问者，“●”代表胡金铨。

访谈共分数次进行，都是胡金铨导演在访日时腾出时间，让我们在普通话传译帮助下进行的。计有一九九二年九月的东京国际电影节（在“亚细亚优秀电影周”中放映了《画皮之阴阳法王》）、一九九五年九月的东京国际电影节（在“亚细亚优秀电影周”中放映了特别招

待作品《龙门客栈》)和一九九六年二月的夕张国际冒险·奇幻电影节(胡金铨导演被邀作评委)。全部访问共超过三十小时,为了表明胡导演说话时的日期,文中或会在括弧中注明年份。

本书得到下列工作人员的帮助完成:

访问传译——及川胜洋、神谷晶子、小坂史子、钱行。

访问整理及翻译——樱庭由美子。

协助——嵐智史(联络)、薛惠玲(调查)、粉雪麻美里(调查)、木谷东男(编辑)。

资料及照片提供——胡金铨、沙荣峰、罗孚、台北电影资料馆、东和录像。

此外,也得下列诸位多次的帮助:小池晃、小松泽阳一、市川尚三、森世一、古内一绘、大友优子、大畠久美、斋藤圭子、小林亚古、上野昂志、江户木纯、筒井武文、福岛治夫、大矢敏、黄建业、张昌彦、舒琪、黎杰、吕学章、徐枫(敬称从略)。

最想看到本书,却又未能看到就辞世而去的胡金铨导演,我们深深地感谢您。

山田宏一、宇田川幸洋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1932—1948	1
1932年，生于北京/狼与鹰/煤与小麦/胡金铨 King Hu/大家族——仿如巴金的《家》/国民党与共产党/五哥的秘密/三姐的失踪/北京的颐和园与慈禧太后	
第二章 1949—1957	25
着迷于京剧/八路军来了/虽然没有进大学...../进入电影界的机缘/与李翰祥的相识/演员时代/蒙太奇理论与库里肖夫效应/从黑泽明开始认识日本电影/与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一起/希区柯克的恐怖和悬疑/“陈设”的工作/与邹文怀的相识/美国之音	
第三章 1958—1965	49
进入邵氏兄弟有限公司/什么是黄梅调/《梁山伯与祝英台》/首部导演作品《大地儿女》/乐蒂与陈厚/韩英杰的绰号叫“哥儿替”/京剧学校/老舍的影响/西本正是位出色的摄影师/《大醉侠》/女性武打片/“功夫”是什么？/舞蹈与武打的形式化/白色是反派色/郑佩佩之美	

第四章 1966—1967 85

七个结拜兄弟/台湾电影/沙荣峰与联邦影业公司/李翰祥与严俊/《龙门客栈》/人穿梭来往的空间/驱狼用的圆形/明朝——动乱的时代/与《007》系列电影的对抗/“东厂”与“锦衣卫”/太监与宦官

第五章 1968—1970 105

《侠女》/女演员徐枫/战斗的女主角/“缅刀”的用法/摄影机不会放走被摄的对象/竹林的激战/获得戛纳电影节的高等电影技术委员会大奖/灯光的问题/在明月下弹琴

第六章 1970—1975 141

《迎春阁之风波》/像《凯撒大帝》那样/李察罕的悲剧/胡弓与元曲/吴大江自制乐器/李丽华与茅瑛/《忠烈图》/明朝与倭寇/饰演海盗博多津的洪金宝/不知道成龙在哪里出过场

第七章 1976—1980 167

《空山灵雨》/佛寺的权力斗争/出自玄奘亲笔的经文/到韩国拍外景的理由/监犯成了临时演员/北至雪岳山，南达济州岛/活佛和裸女的出浴/《山中传奇》/两部片同时拍/中国的怪谈说教的多/钟玲夫人负责的工作/主题永远就是电影/不是特技，也不是动画/徐枫的头/《好女十八嫁》/Television Blue/张艾嘉的秘密/卡拉扬请我拍电影

第八章 1981—1983 209

《终身大事》/Juvenizer——青春素/“健康写实主义”路线/谁为影片起题？/《天下第一》/皇帝与癫痫/郑佩佩跳舞/医生为何会唱歌？/雕面墨齿/就像莎剧那样/唐剧——古代的舞蹈/《大轮回》/不会重复用同一角度拍摄

第九章 1984—1989 225

成为无国籍的难民/没有实现的拍片计划/《利玛窦传》/《武松醉打贾文生》/《华工血泪史》/《毒药》/《咆哮山村》/《张羽煮海》/漫画《佐藤先生》/从影后第一个剧本《单轨火车》/香港回归/回到文化大革命后的北京/姐夫是国家部长/谢晋在“文革”时拍的国策片

第十章 1990—1996 253

《笑傲江湖》/徐克改了十四次剧本/叶倩文是位出色的演员/重拍《龙门客栈》/韩英杰之死/《画皮之阴阳法王》/“中间”的人/作家钟阿城/吴明才与徐枫/北京电影制片厂/阴阳界的法则/王祖贤与洪金宝/跳弹床与拉钢线/将故事说得动听

附 录 279

徐枫访谈 280 / 石隽访谈 291 / 作品年表 301 / 胡金铨先生治丧委员会 讣闻 338

后记一 343

后记二 347

译后记 350

出版后记 352

第一章 1932—1948

1932年，生于北京

狼与鹰

煤与小麦

胡金铨 King Hu

大家族——仿如巴金的《家》

国民党与共产党

五哥的秘密

三姐的失踪

北京的颐和园与慈禧太后

○ 首先想问问胡金铨导演你的成长经历，据资料显示，你是于一九三一年出生的吧？

● 不是一九三一年，我是于一九三二年在北京出生的。后来去了河北省井陉的煤矿坑，在那儿念过一下幼儿园，那时的事情已不大记得了。但记得在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又返回了北京。

我是一九三二年出生，所以那时是五岁。资料上说我生于一九三一年，但正确的是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当时不是直接就回北京去，而是先到汉口，但后来是什么缘故又回到北京，由于年纪太小，已记不起来了。这些事情都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我最小的姐姐（胡京芝）告诉我，我才知道的。当时年纪太小了，故并不记得。

关于我的祖先，这也是后来从哥哥、姐姐口中听来的，并不是我自己知道。据说曾祖父是个木材商。在很久以前，可能是在清朝的时候吧，我家已是经营木材的了，一直做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我家还有木材店的。到了祖父那一代（他的名字叫胡景桂），祖父他最后当上了御史，成为了河南巡抚^①。所谓河南巡抚，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河南省省长。御史即天子的秘书，是负责监察官吏的朝廷

① 据《大清德宗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六十三），胡景桂应为山西巡抚，癸未（一八八三年）科进士。此处疑为原书有误。——编者注

命官。就是说，我家是从祖父那一代开始当官的。^①祖父是癸未科进士，即在甲辰年（一八八四年）^②当上进士的意思。他参加科举，在皇帝主持的最后一级的考试中，考上了进士。

我的父亲叫胡源深（字海青），在井陉的煤矿中当技师，我在那儿上幼稚园。虽然已记得不太清楚，但有几个事情是有点印象的。井陉是在河北省，那儿的矿坑好像是由中国和德国合营的。最记得的是河北省的石家庄。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要买时，都要去石家庄买。后来，我们又转到磁县的磁州矿坑去。那儿还是属于河北省。当时父亲开始经营起磁州矿坑来了。关于那个时候的事情，倒还记得一些。我记得从磁县去石家庄买玩具时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送给我一枚戒指，但我已记不起他是谁了。戒指后来给丢了。因为当时还小，戴着那种东西很不舒服，脱下来就不见了。（笑）后来还给妈妈骂（笑），但爸爸却没有所谓。磁州矿坑是河北省与父亲一起合办的。我记得那个矿坑好大，矿坑警卫的人数（这也是后来听说的）比县的警察还要多。因为那儿地处偏僻，常有贼匪来袭。因此，我又记得那个矿坑的范围好大，一离开矿坑的范围，就会有两个警卫带着枪跟来，为的是要保护我们。（笑）还有一件事情我记起了。有一天，有一个人来访，家父叫我去唤那人做“哥哥”。那人名叫胡金铃，该是个亲戚，但跟我有什么关系就不清楚。他来干什么呢？原来是来当邮政局局长。矿坑上有自己的邮政局，可想而知有多大。还有印象的是，矿坑外面山岭连绵不断，夜晚还会有狼出没。因为一出矿坑就是山了。矿坑的警卫也要站哨防狼。我还记得，矿坑里养了很多鸡，我亲眼见过，有鹰飞来，一霎眼就把鸡抢走了。我对这个印象深刻，是因为警卫“砰”地开了一枪。他们有枪，所以一枪就往鹰射去。结果，家父命令警卫队长狠狠地责

^① 详情参见本章章末附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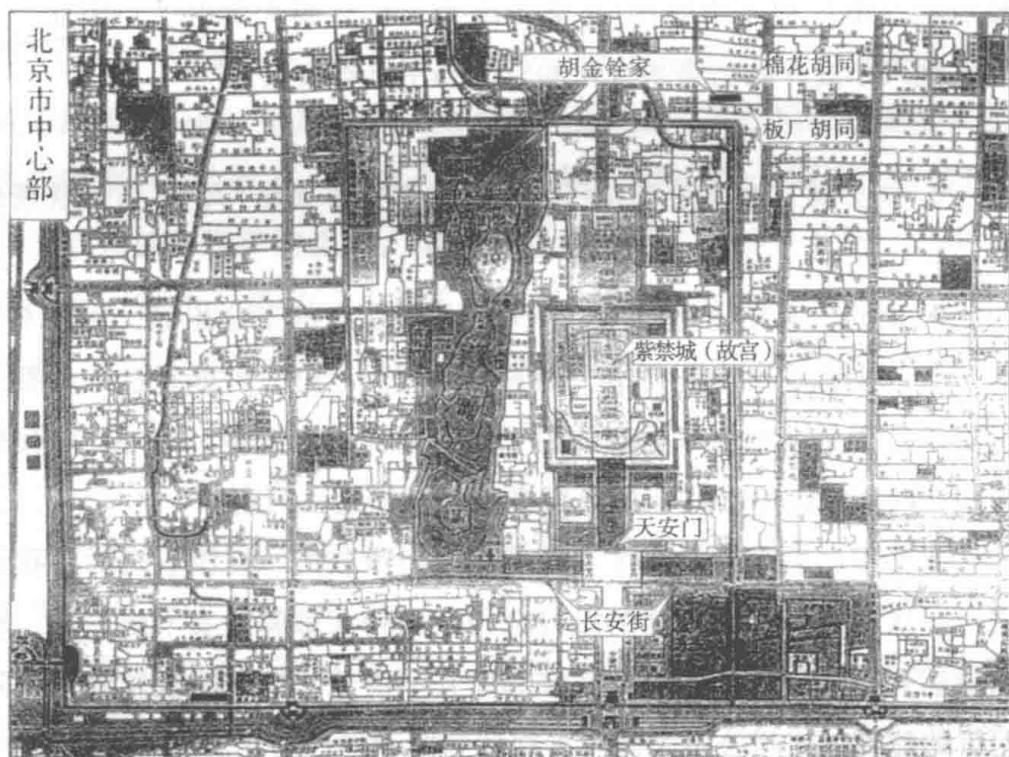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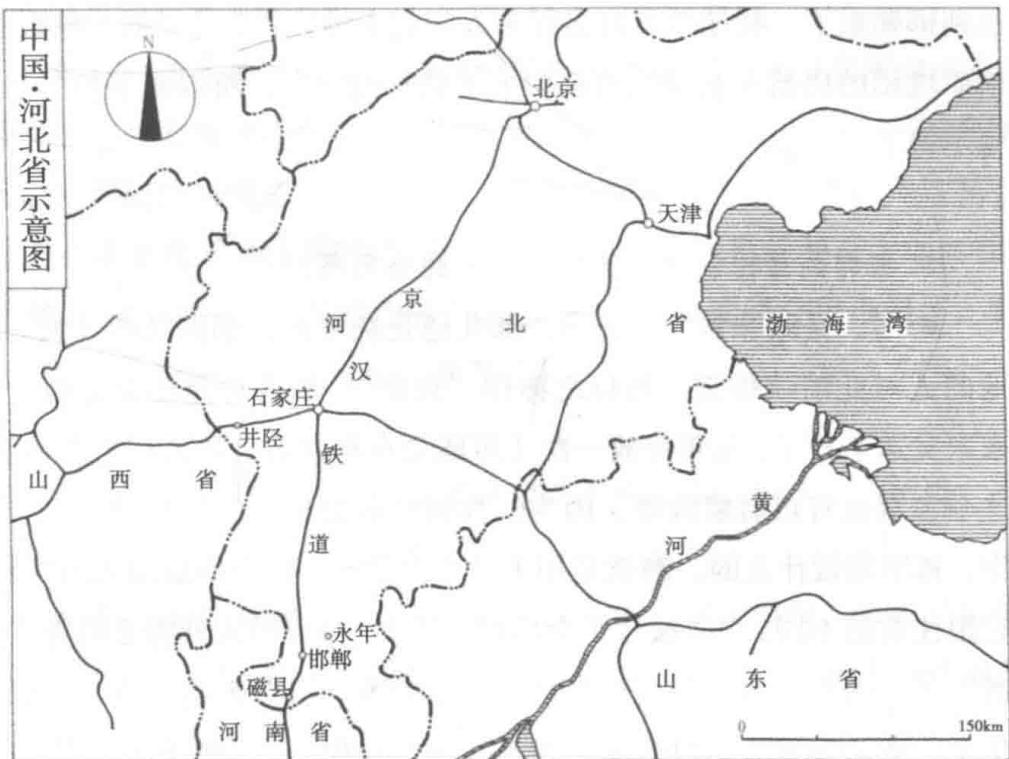
^② 参考本书第2页的脚注。

骂了开枪的警卫一顿。原因是不可随便开枪，大家都有武器，枪声一响，矿坑一下子就会紧张起来，以为贼匪来了，或是发生了什么事故。我对这次事件印象特别深，当时还不知道有什么不妥，但听到警卫被骂，才明白个中理由，所以特别记得清楚。

在这个磁州，我只进过矿坑一次，是一位年长的人带我进去的。他大概是父亲的助手或秘书吧。我进去了，其他事情倒记不起了，只对矿夫们挖矿的样子很有印象。他们不是站着挖，而是躺着挖的。那个情景，叫人觉得很危险，所以记得很清楚。煤这个东西，刚刚挖出来还没运出矿坑之前，是软的。我捏过，虽然不是很柔软，但并不硬。“夕张国际冒险·奇幻电影节”请我去当评委时（一九九六年二月），我去参观过夕张的煤矿历史博物馆，见到一个抽水用的汲水泵，这东西英文叫“Sludge Pump”。这叫我记起在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日军攻至，我们撤退时，由于时间已经来不及，火车又停驶了，大家只好将那个汲水泵搬到载货的马车上，让骡子一直拉到邯郸。因为有命令要将它搬到汉口。后来才知道，那东西是中国不懂制造的，由外国输入的舶来品，价钱也非常贵。所以，大家就将它拆散运走。其他事情都不记得了，只有这个泵还记得。不过，我在当时也不是亲眼看到，因为它被包捆着，看不到是什么东西。汲水泵这个名称也是日后问年长的人才知道的。它先由骡子拉的马车运送，然后再给搬上火车。我祖家在邯郸的附近，开了间叫益丰面粉厂的公司，在当时，那是河北省数一数二的面粉厂。这厂是家父开的，是独资经营。邯郸在河北省与河南省非常接近的边界地方，我家在一个叫永年的地方，离那儿并不远。邯郸在铁路线上，益丰面粉厂有限公司亦在铁路线上，所以我们就去了那儿。

○ 那么，令尊是同时经营面粉厂和矿坑吗？

● 磁县的煤矿公司是合营的，但当时已放弃了它。因此，大家都



逃到邯郸来了。我记得有好多好多人一起走难，由于是全部一起搬走，连矿坑用的机器和很多东西都搬上了载货的马车，所以骡子拉的车多得不得了。

○ 邯郸的面粉制造厂也是间很大的公司吗？

● 对，是间非常大的公司。那儿还是烧煤的，烟囱又高又大。当地的人对此啧啧称奇，还将之称作“火磨”。因为那是出烟之故。后来家父选了日子，每年开放一次（可能是在年终吧）给人们自由参观。这个参观也有点启蒙效果，因为，参观过就知道内部的机械是怎样运作，和用来做什么的。磨就是用来磨小麦的臼，这个臼是很大的那种。它跟往常的不同，它机械化了会出烟。因此，乡下的人就将之唤作“火磨”了。磨粉的做法是烧煤发电，由电力推动机器来磨。当时已机械化了。那是座很大的机器啊。在工业化的初期，所有机器都大得惊人（笑），因为磨粉要用电力嘛。发电厂我们也有自己专用的。河北省省政府的发电厂根本不够用。（笑）因为工厂要用太多电了。因此，那厂由倒入小麦开始已是系统化的，全部用机器去做。

○ 这么说，令尊是用自己矿坑挖的煤供给面粉厂，将两者联线运作了。

● 是的。家父当时的理想，大概是想所有都工业化吧。如果不是这么干，生产了小麦还得运去他县磨粉哩。不过，可能是这么巧那儿又出煤，于是就运煤来生产面粉了。底细我不太清楚。此外，家父还想用当时连接北京和汉口的京汉铁路将面粉运去河南。

面粉工厂后来给没收了。是傀儡政府没收的。在没收之后，我还去过一次面粉工厂在天津的批发公司。面粉在邯郸是卖不出去的，所以要运到天津去卖。面粉存放在哪里并不清楚，但那间批发公司是间两层的建筑。这间公司大概一直经营到四十年代为止。但建筑物还在，

我想它可能是我家的财产。

我不知道面粉有没有输出到海外，似乎运到南方去卖倒是有的。是用船运到上海及广东等地。但是是否有去外国就不清楚了。不过那建筑物我倒记得很清楚。我猜可能也有运到海外去卖的。因为（这是长大了才知道的），我记得有卖给过一间日本公司。那是间很大的商社，叫做“安宅商社”（“安宅产业”的前身），后来这间公司没有了。那是间很大的公司，大得可与三菱及三井匹敌。

○ 你说面粉工厂给傀儡政府没收，是在日军占领时发生的吗？那个傀儡政府，是……

● 那是给王克敏的华北傀儡政府没收的。这个没收，也不是完全没有借口的。因为面粉厂跟原来的省政府有过点关系，而那个傀儡政府，将原来的省政府的所有东西都接收了。总之，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一开始，矿坑马上就关门了。其后，将机器运到汉口，再回到北京后，就什么也完了。

面粉厂在战争完了之后又再复业，但矿坑给没收了。面粉厂也好像给没收过一次，但底细我不太清楚，总之是打胜仗后特别还给我们。战后我家一直在北京、天津，主要是从事面粉制造及贩卖。可能还以其他形式从事煤矿的生意，但详细并不清楚，不过并不是再开矿坑。再往后，就什么都完了。家父是在五十年代死去的，是哪一年倒不知道。之前，他被拉到北京北面的热河劳改，给关进了劳改营之类的地方。

○ 你说劳改营，那么，令尊是在被关进劳改营后，在营中死去的吗？

● 不，他在劳改刑期完了后获释，从热河回北京的途中死去的。这也是“文革”完了之后，最小的姐姐（胡京芝）告诉我的。

○ 令寿堂是位怎样的人？

● 家母是个家庭妇女，她性情温和，但会绘画中国画。那种画叫“工笔”，是中国画画法的一种，很重视细节的描写。这个画法落笔非常仔细，跟日本以前的浮世绘有点近似。当时，我取笑家母画来画去一个样。例如，她画《十美图》，即是要画十个美人了，但她的《十美图》的美人是几乎个个一个样的。浮世绘中的美人也是一个样的吧（笑），以前的美人画中的美人个个都一个样，因为大家都是模仿前人的画来画而已。

○ 胡金铨导演你的绘画天分是母亲遗传的吧。

● 唔……。（笑）

○ 你有没有跟令寿堂学过绘画？

● 没有。我不太喜欢家母的“工笔”画法。（笑）但自己倒喜欢自由自在地画画。

○ “工笔”是绘在陶器上的吗？还是很仔细地绘在纸上？

● 是绘在纸上的。

○ 令寿堂为什么会学上绘画呢？

● 兴趣罢了，只因为喜欢。她并非为工作而绘。现在倒想起来，自己还小时，家父买过一本画册回来。我虽然不懂认字，但那是本叫做《南画大成》的日本画集。在日本，南画也被称作“文人画”吧。南画本来是中国的东西，但那本《南画大成》画集非常厚，是在日本出版的。书里面的说明是日文写的，所以看不懂写些什么。但我记得是本很厚的书。那是家父从日本买回来的。家父在十四岁时去了日本，而且还留到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为止，所以他的日文比中文还要说得

好。家父的中文是他回国后再从新学的，他以前学的都忘过清光了。（笑）所以，我小时除了要上学校之外，家父还请来老师教我学古文。家父说小时候一定要学古文，因为他自己的古文不行，所以会对我说：“你要好好地学呀！”（笑）

○ 令寿堂也是北京人吗？

● 是北方人，吉林省。

○ 叫什么名字呢？

● 她姓刘，叫刘庆云。

○ 你的父亲姓胡，那么胡金铨是真名了？英文则叫“King Hu”。

● 对。

○ 但是，在你第一部导演作品《大地儿女》(1965)的演职员表上，英文名不是“King Hu”，而是“King Chuan”。

● 好像是吧。乱写一通。（笑）真正的中国写法，胡金铨应该是“Hu Chin Chuan”才对。不过，这也是以前的写法，其实并不正确，跟现在的写法也不同。现在按大陆的写法，是写作“Hu Jin Quan”。这种拼音是后来（一九五八年）才制定的，我并没有正式学过。（笑）

○ 有时只用“金铨”两个字，没有用“胡”字吧？

● 是的。有时只叫“金铨”。用英文字母写出来，就成了“King Chuan”了。其实在刚进中学时，是英文老师把我的名字翻作“Hu Chin Chuan”。我后来嫌麻烦（笑），就把“Chuan”删去，结果就变成“King Hu”了。